

# 荧屏上的父母：用克制抵达生活的本质

苏展



《人世間》中周家父母是让人心头一颤的角色。在闹猛叙事里，他们不动声色、不紧不慢，淡化了戏剧张力，调和了烈火烹油，却丝毫不显乏味寡淡，反而以平静的力量抵达生活的本质，是寻常人家父母该有的样子。

火候恰到好处。在对父母类角色的塑造中，这种克制颇为难得。其中固然有老艺术家对表演的精准拿捏，也有年代剧本的厚重感对角色的反哺，但尤见功力的是戏剧张力在剧情中的分寸感。分寸感是无需用跌宕起伏的剧情过度掌控观众的情绪，也不会因生活流的叙事节奏而折损艺术感染力。剧中周家父母的相濡以沫铺陈在绵密的细节里，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代入，习惯了他们的温情脉脉，以至于到同日离世那场戏，极具戏剧化的情节，却将观众的情绪合乎逻辑地推向顶点。戏剧张力藏在叙事中积蓄起惊涛骇浪的力量，在迸发的一刻，足以让人泪流满面又回味无穷。

当然《人世間》中周家父母的角色任务相对纯粹，无需承担推动剧情

《人世間》中周家父母是让人心头一颤的角色，以平静的力量抵达生活的本质。图为剧中周家车站送别周父

的作用，加上年代剧的大历史框架，人物线的复杂让戏剧张力有了调节的空间。这些是角色塑造过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客观条件。无可否认的是，当前家庭剧对百姓生活的描摹大抵是热气腾腾的。家庭关系埋伏着种种矛盾和纠葛，通过内因外力，生出种种大悲大喜的情节。日常的琐碎在戏剧张力的作用下便成了汹涌如涛，父母的角色也涂上浓重色彩。

近年来电视剧贡献了许多引发社会热议的“渣爹恶母”：《都挺好》里的苏大强、《乔家儿女》中的乔爸、《安家》中的母亲潘贵雨、《欢乐颂》中樊胜美的妈妈……他们拖累子女、撒泼打骂、重男轻女，以极端的形象进入观众视野。戏剧张力烹任出的鸡飞狗跳是收视率的常驻砝码，他们出道即“顶流”——角色出

圈，演员翻红。但戏剧张力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角色任务上说，他们推动剧情，触发其他角色充分展现人物性格；从角色意义上讲，他们赤裸裸地勾画原生家庭中的晦暗面，将对家庭关系的讨论延伸到更现实更广阔的深度和维度；从演绎上讲，演员多是“老戏骨”，倪大红对苏大强的演绎堪称国产剧同类角色的天花板。但坏处也已经隐隐若现：“流量密码”招致同质化角色的复刻，极端的“套路”开始被滥用，大同小异的矛盾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需要意识到的是，父母形象从无私奉献默默付出的大善走向自私自利，咄咄逼人的大恶都是对角色塑造的标签化。而大善大恶这两种人物性格都是以戏剧张力为托底，通过强情节吸引观众的角色固然可以收到一时的红利，但易于模仿，也相对难以成为永恒的经典。

快一步、慢一拍都是生活。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镜头下的家长里短就与戏剧性缘分颇浅。他无意在一段家庭关系中制造更多的矛盾和纠葛，无意用戏剧冲突推动剧情，他的高明在于对细节的巧妙设置。在《步履不停》里，一向乐观的母亲魔怔般用双手去抓一只飞进家里的黄色蝴蝶，“冬天没有死亡的蝴蝶，在来年就会变成黄色”，她相信这是因为救人而在大海溺亡的长子——纵然他已死去十多年，母亲心中的伤痛依然没有抚平。睹物思人是生活的本真，这一幕，没有大强的戏剧性却让人潸然泪下。当然淡化戏剧性不是放弃戏剧张力，《如父如子》中两个孩子出生时在医院被抱错，《比海更深》中落魄的小说家事业惨淡，遭家人嫌弃，还默默跟踪妻儿……戏剧张力以一种内敛的方式藏在故事中。静水流深，是枝裕和用这种方式克制了过于激烈的场景带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家庭的羁绊让观众温情脉脉，对于电影中那些底层边缘的、不成器的人物恨不起来。

恨不起来，这是一种高级的情感。真实的世界少有大大善大恶之人，多的是有缺陷的平凡人。父母也是这些平凡人，有弱点、有情感羁绊，在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如何带给我们不同层面的治愈，或许是这类角色可以有的可能性。

## 在痛苦中感知普通人的悲伤和局限

——评理查德·耶茨及其作品

柳青

理查德·耶茨去世七年后，小说家斯图尔特·奥南在《波士顿评论》上发了一篇长文《失落的理查德·耶茨世界》。奥南为耶茨长期遭遇的忽视而鸣不平：“他在世时，作品遭到忽视。他去世后，他名下的九本书悄悄下架，几乎完全消失。写这么好，然后却被忘掉，这让人心寒。”

2008年，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把耶茨的成名作《革命之路》改编成电影，又一次掀起阅读耶茨的热潮。被视为纪录片领域“教父”的BBC制作人尼克·弗里泽当时撰文《耶茨，黑暗天才的重生》，他回顾了作家被埋没的一生和死后哀荣，总结道：“他生前从未赶上对的时机，在战后的繁荣中，他的小说看起来是晦暗过时的；他出了几本书，每本都卖不动，这造成了作家无法自愈的内心创伤。耶茨的作品是给这个时代准备的——遭遇无数幻灭，普通读者能更多地共情小说既往普通人的悲伤，也预见它们后来的命运；越是世事不甚顺遂时，耶茨越多地被阅读。”

“他虚构了情节，但是在感情层面，他写的一切都是半自传。”这何尝不是耶茨的自况。

1981年，《革命之路》出版20周年之际，耶茨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恋爱中的骗子》面世。那时，美国文学界的潮流转向，清澈的文风、口语化的对白，以及对生活中一败涂地的普通人的关注成为时尚，落伍多年的耶茨逆袭成先锋者。其实，他在这些被认为引领风气的短篇小说里翻来覆去写的，还是1940-1960年代的经验，《恋爱中的骗子》是对《革命之路》遥远的回应，是他半生经历的参照。

### 流产的梦想，他的人物无法掌握命运

大部分时候，耶茨的行文使用超然的第三人称，只在很有限的作品里，他会选择第一人称叙事，比如《哦，约瑟夫，我很累》和《回家人好》两个短篇，他以惊人的诚实袒露了一个作家内心最深处的痛苦，他在这种痛苦中体会到普通人的悲伤和局限，并因此怜悯没能得到拯救的人生。

耶茨的童年惨淡，这造成他成年以后持续终生的糟糕心理状况。他三岁时，心比天高的母亲揣着虚无缥缈的艺术梦想离开了推销员父亲，他和姐姐随母亲过了十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因为持续拮据，他被送入寄宿学校后，遭了很多校园霸凌。耶茨的母亲是一个能力不足以实现志向的不入流雕塑家，性情天真，情绪不稳定，又喝太多的酒。《革命之路》的爱波和《复活节游行》的艾米莉，都有耶茨母亲的影子——因为过度的浪漫而焦虑，满怀希望地认为自己是个重要的人，任凭盲目的意志支配着自己一次次重蹈覆辙，而幸福宛如水月镜花。

《哦，约瑟夫，我很累》以七岁男孩的视角回忆母亲为罗斯福塑像的一段周折，那位“崇尚贵族”的小镇姑娘，充满豪情，认为自己给罗斯福塑头像会从此成为名垂青史的女雕塑家，但一夜成名的童话没有发生，那个因为尺寸太小而不伦不类的总统头像成为母亲一生的隐痛，她拼命挣扎，却一无所获。《回家人好》的叙述者是一个从战场上回来的年轻人，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又相互怨憎、相互拖累，他离开了母亲，陷入一段相互烂额的婚姻，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却因为严重的肺结核得到一笔意外的“与服没有

关的残疾补贴”，他和妻子决定拿这笔钱去巴黎，“去把握自己的人生之路”。

这两个短篇是耶茨披肝沥胆的告白，《纽约时报》书评人角谷美智子曾经分析过：“他让人感觉他在怀念自己的青春，然而论揭露当事人自欺欺人和面对失败的迷惑，他也是完全不留情面。”他的文雅的笔调，事无巨细地捉住了尴尬、沮丧、不够体面的场景，毫不避讳自己记忆里的黑暗地带和沼泽区。喝得太多的母亲跌跌撞撞倒在儿子的小床上，“我挪到她躺过的地方时，我的脸马上往后缩，却不够快，碰到了她在那侧枕头上留下的一大口黏黏的东西。”（《哦，约瑟夫，我很累》）母亲的存在让他有窒息的感觉，“她喝酒太多，小孩子气，不负责任。我甚至不想看到她；小个子，背驼，穿着有品位但不干净的衣服，头发稀疏乱糟糟，一张脸上要么是闹脾气，要么是兴高采烈的样子。”（《回家人好》）

他仿佛置身事外、事不关己地写着这些爱恨交织的场面，从私人的经历进入到普通读者了解的世界，谱成反反复复的哀歌；平凡的人们揣着浪漫的空想，消极无为，终于在昏沉的日常里沉寂下去。

### 他既怀念青春，又揭露面对失败的迷惑

耶茨和契弗都被形容为“美国郊区作家”，他们的写作是对1930到1960年代美国主流生活的保存。但他们制造了截然两种风格。契弗的短篇小说里有飞扬的技巧感，以及，他的冷幽默平衡了他的书写对象的沉闷和沮丧。而耶茨，无法跻身现代派作家的阵营，他的写作和价值观都是保守的，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兢兢业业耕耘着一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文体。耶茨的小说本属于对读者友好的文本，它们具有朗朗上口的可读性，耶茨在简朴的行文中制造了缓流般推进的节奏，大巧不工。

然而《恋爱中的骗子》之前，包括《革命之路》在内的耶茨的小说初版时都是卖不动的，大约因为它们脱离时代气氛。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在1960年代末的一篇评论里分析，耶茨“呈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空洞的世界，他的人物没有得到机会也无法掌握命运，他们是无形的人。”《纽约客》杂志曾给耶茨的经纪人发去一封退稿信，形容他的小说翻来覆去是“一些无意义的、无意义的失败”。时过境迁，这句判词成了对耶茨变相的肯定。

《本色女孩》苏珊厌倦了父亲，找了一个年龄是她两倍的男友，充当父亲的替代品，经历婚姻和育儿，她终于离开僵硬的父亲，却也不可能回去做“父亲的女儿”。《探亲假》的小伙保罗去伦敦探望改嫁的母亲，他们分别已久，重逢的喜悦并未降临，紧张和怯懦让人团聚成为一出尴尬的戏剧。《恋爱中的骗子》里拿着富布莱特奖学金的年轻学者沃伦在伦敦陷入和风尘女子反复无常的纠葛，这段渗透了谎言的混乱关系最终以沃伦返回纽约而不了了之……

耶茨不描写轰轰烈烈的失败，他把视线聚焦在那些似乎毫无特点的人们承受的黯然时刻，他们既不值得同情，也缺乏光彩，却被写下来了——这既残忍，又温柔。回到耶茨写作的起点，《革命之路》的爱波死于流产，这个画面成为耶茨一生写作的隐喻：他写的是无法成形、无法诞生的梦想，在象征层面，人们接二连三地死于梦想的流产。

### 在感情层面，他写的一切都是半自传

耶茨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革命之路》让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高光时刻，小说入围了1961年的国家图书奖终评名单。

《革命之路》开篇是一次失败的社区演出，被寄予厚望而最终成为耻辱记忆的草班子秀，是主角惠勒夫妇婚姻和命运的象征。“弗兰克曾经以为今天妻子将以光芒四射的形象出现，她的每个眼神和动作都会让他的喉咙充满渴望。但眼前的她阴郁，痛苦，面容憔悴，红肿的眼睛闪动着幽怨，这都是熟悉的，家常的。”很多年后，身患肺气肿的耶茨回顾自己一度辉煌的人生上半场，把他从文坛入政坛、为罗伯特·肯尼迪撰稿的经历写成《未定时代》，他在这本未完成的小说里写着环绕着“肯尼迪童话”和纯真年代的虚假包装，幻想注定破灭，弗兰克是这样，耶茨也是。

未曾实现的雄心壮志零落成泥碾作尘，希望被现实击碎，源源不断的暗淡现实，成为迟迟不能落幕的耻辱的戏剧。几十年的时间里，耶茨的写作和他写下的人物命运，交织成阴郁的复调。他曾评价自己的偶像福楼拜：



▲改编自耶茨《革命之路》的同名电影剧照



《与君初相识》的得分应能被及格之上

王文静

## 仙侠玄幻剧的有限突围

——评电视剧《与君初相识》

如果说《与君初相识》是2022年仙侠剧的“台柱子”还为时过早的话，那么它至少是开年仙侠剧《镜·双城》出师不利的后“接盘侠”。从收视率和好评度来看，这个“盘”接得不但及时，也算及格。事实证明，面对提质减量的行业新常态以及观众持续增长的审美期待，已经离开风口期的仙侠玄幻剧回头望望《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分明看到了那些爆款配方的保质期已经过去——在2022这个被称为“仙侠101”的题材回暖、扎堆的年份，一条道走到黑不行，换汤不换药也不行。《镜·双城》就是前车之鉴。而《与君初相识》能够被判及格之上，一方面有对上部作品的口碑反弹以及两位主演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流量加持，另一方面，该剧在主题、叙事和人设等方面的探索也是保持话题热度和播放量的重要原因。

### 力图从文化内核意义上展示仙侠文化和侠文化

对比一下原著的名字就知道，小说《驭蛟记》中有一对绝对主角，就是御灵师纪云禾与她要驯服的东海蛟龙人长意，二人身在天地两界却突破禁忌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是这部网络小说的叙事主线。然而在《与君初相识》中，纪云禾对长意起于利用、终于爱情的驯化虽然仍然是全剧的故事核心，但主线之外的情节副线更加立体丰满，令人印象深刻。

美艳骄纵、凶残暴戾的顺德仙姬本受东海蛟族的救命之恩，却只因个人喜好就想让世子长意以“口吐人言、化尾为腿、永无叛逆”的方式被她役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老谷主林沧澜为让儿子尽快成长为一个能守护万花谷的继任者，不惜费尽心机设计严苛而不近人情的考验；青梅竹马、以兄妹相称的纪云禾与林昊青在权力操纵下渐生嫌隙；表面高冷的御灵师雪三月与山猫族世子离殊在戒律森严的万花谷偷偷相爱；洛锦柔、翟小星等仙侍对御灵师忠心守护不离不弃……剧中的副线涵盖了父子、兄妹、恋人、主仆等关系，更全面地展示了仙界权力食物链中的冲突和生态，为人物富有层次的性格命运打开了一幅广阔深邃的背景。

应该看到，这个从“一”到“多”的变化是该剧在IP改编中的创新之处，以古装和偶像为主要表达路径的仙侠玄幻剧，正在勇敢地对“只谈爱情不谈侠”的叙事套路进行校正。而只有用更丰富的人物，更多元的性格以及更丰厚复杂的仙界众生来呈现“仙侠玄幻”，才有可能从文化

内核的意义上展示“仙”文化和“侠”文化，才有可能在大众语境的传播中获得更多的共情。

对仙侠剧而言，说沧海桑田并不过分。从2005年的《仙剑奇侠传》到2017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古装、偶像为主要表达模式的仙侠玄幻剧一度创造了类型剧的收视辉煌。青春靓丽的男女主角以及他们之间生生世世结束不了的虐恋成为仙侠世界的主要吸引力，中国上古神话的魅力与奇幻想象在技术特效上的实现则为仙侠玄幻剧开辟了流量与口碑的新空间。然而，时移世异，随着行业的成熟与时代审美的变化，如今的仙侠玄幻剧要想被受众认可，就必须切断重复过去的退路。

在这个意义上讲，《与君初相识》对作品和市场都具有相对明确的判断和把握。从作品主题来说，爱情不再是剧集的全部意义，对理想、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新的情感价值，对强权践踏和曲折命运的顽强反抗成为更宏阔的主题视角，以空灵飘逸、理想浪漫为代表的仙侠文化和以不畏权贵、扶危济弱为要义的侠文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被特别标记出来。给观众带来吸引力的除了万花谷、仙师傅、北洲与东海之间各界仙人的争斗和紧张多变的剧情，更有主人公对自由的向往、对族群的责任以及对于弱者的扶助，“金手指”带来的爽感被他们向上、向善追求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取代，历经崎岖和苦难之后的成长是支撑他们仙气飘飘、英气飒爽的精神内核。

《与君初相识》带来辨识度的除了主题的提升之外，“反套路”的人设也很吸睛，男女主人公在角色功能上的倒置产生的戏剧效应颇受青年观众喜爱。九尾狐御灵师纪云禾与东海蛟人的故事像一出“东方版”的《海的女儿》，纪云禾勇敢热情还带着一点“痞”气，她御灵本事强，还辱难生存；对比之下，来自东海蛟族的世子长意却是一个不谙世事、简单纯洁的大男孩，面对天仙之间的倾轧满腹不解、疑惑与愤懑。纪云禾以充满力量感的女性形象带领长意成熟、成长，让以“驭心”决定“驭身”的驯化之路增加了性别、强弱、爱恨、信任与背叛等戏剧张力。

### 未能在具体情节展开时实现真正的逻辑升维

当然，《与君初相识》在探索之余的瑕疵也非常明显。情节逻辑不够严谨和特效水平不够稳定成为观众集中火力的槽点。

该剧搭建了一个恢弘大气的世界观构架，也企图把自由、理想和人格的独立作为精神愿景，但是一进入到具体情节就又拐到了青春偶像的俗套中，没有真正实现逻辑升维。“驭心”被简化成男女之情，驭心驯化的过程变成了送吃送喝送海螺，毫无心理学逻辑的支撑；林昊青与纪云禾情同兄妹又暗自较劲，极具戏剧冲突的人物关系，却缺乏稳定的情感指向，时而暧昧，时而怪异，时而深情，时而冷酷，凌乱的情绪碎片无法形成人物性格的合理闭环。特效制作方面，水平发挥不太均衡。各路仙人布阵斗法的场面相对生动逼真，而万花谷作为主要场景，自然环境的单一和“塑料”并未达到让观众身临其境的效果，而长意的故乡东海，在全剧中没有任何展示，也减弱了全剧的奇幻色彩和想象力。

仙侠玄幻剧作为幻想类题材因奇幻的想象、瑰丽的场景和更加包容的世界观蕴含着巨大的活力，而想更好地激发这活力却不可能只在剧集内部的创作中完成，突破瓶颈、再上台阶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精品化趋势。《与君初相识》根据晋江文学城签约作者九鹭非香的网络小说《驭蛟记》改编，由她创作的《苍兰诀》《招摇》等作品粉丝众多，《驭蛟记》更是在2019年的第二届奇幻影视博览会上与《流浪地球》等作品一起荣获“最受关注十大奇幻IP”，可见作品人气和创作实力都是IP文本的质量保证。此外，迪丽热巴、任嘉伦担纲男女主角，曾执导《青云志》《香蜜沉沉烬如霜》等玄幻、古装剧的朱锐斌再执导筒，周深、金志文、毛不易、萨顶顶四位专业歌手倾情演绎，各个创作层次的“王炸”组合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剧粉的观剧期待，以至于开播前该剧的预约量达到200多万，并在猫眼、灯塔等多个剧集榜单中遥遥领先。这样看来，在多平台热播成为趋势的当下，该剧的单平台独播，也并不是一场没有理由的豪赌。而对于仙侠剧的发展而言，对品质的要求必须渗透在改编、创作、制作和播出的每一个环节，才能艺术地呈现出以中华文化为底蕴的仙侠题材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高级访问学者）